

钩沉逸事

每个城市都有“道、巷、街、里、路”，它们是城市的骨架，也是城市发展的脉络，不仅编织着城市的交通网络，还支撑着整个城市的运转“神经”。

犬牙交错，错综复杂，要达到井然有序，有条不紊，便需要“符号”。路名是一个城市必不可少元素。很难想象一个纵横交错，交叉立体的广袤地域，没有名称，没有招牌，该是怎样一副模样？

给道路起名，如同给孩子起大号，不是随随便便的事，需要颇费一番心思。许多路名叫上去顺口爽心，仔细琢磨意义也非同一般，既韵味无穷，又令人叹为观止。

路名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气质、性格，记录和展示城市的历史、风貌，也能让城市提高自身形象，但更多的是关联着时代色彩。德国占领青岛后，青岛南区一带出现了被称为“威廉街”“柏林街”“汉堡街”以及“亨利亲王街”的路名。这些路名一看就是德国的历史背景，德意志的殖民元素。后来德国人被日本人取代，路名也起了变化。“舞鹤町”“佐贺町”“万年町”“静冈町”等路名随之出现。而当列强被赶出了中国大地，太平路、广西路、江苏路、河南路、曲阜路等一大串中国人自己城市的名称，出现在各个街口，构成了星罗棋布、四通八达的交通世界。

路名有一个普遍的现象，就是相同的字符会出现在不同的城市，而这些被重复的称

风的故事

长久以来，青岛“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”的城市形象深入人心，已沁润沉淀为城市的文化特质。绿树成为城市形象的代表和文化特质的符号之一，这在城市发展历史上实属罕见。

“青岛海山万千绿，怀人落日更登台”，这是康有为众多赞美青岛绿色的诗篇之一。过去，一般地认为“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”是康有为所言。笔者翻阅资料，似不足成立。1928年出版的《胶澳志》曾援引康有为对青岛城市的赞美，曰“碧海青山，绿林红瓦，不寒不暑，可舟可车，擅天然之美，而益之以人工，宜其为游旅所归也”。又，康有为在给表弟方节的信中写道：“青岛之红瓦绿树，青山碧海，为中国第一”。1934年，王统照来青游览，对康有为的评语熟稔于心，“青山、碧海、红瓦、绿树”。康有为品评青岛色彩八个字，久已居于一般旅行者的记忆之中。讲青岛的表现色，这几个形容字自然不可移易。初到那边的人一定会亲切地感到。可见，现在的表述与康有为的文风有一位出入。考虑到康有为在社会上普遍的影响力，今天大众熟悉的“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”应该是从“碧海青山，绿林红瓦”“红瓦绿树，青山碧海”等类似表述演变而来。剧作家洪深甚至认为绿树就是青岛，没有绿树也就没有了青岛，“有人说青岛的好处，就好在青上；如果没有这些树，青岛便和其他城市一样，不见得有什么出色了。”

绿色打动了每一位来青游览旅居的文人墨客。闻一多在《青岛》一文中描绘了初见青岛时的美景：“海船快到胶州湾时，远远望见一点青，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。”随后，他进一步深描了青岛的城市细节：“簇新的，整齐的楼屋，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，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，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。”老舍在《五月的青岛》对绿的使用毫不吝啬，“绿，鲜绿，浅绿，深绿，黄绿，灰绿，各种的绿色，连接着，交错着，变化着，波动着，一直绿到天边，绿到山脚，绿到渔帆的外

食光印记

中国幅员辽阔，地域和风俗不同，饮食各具特色。但有一样食材，人们都很喜爱，这就是鱼。不论海水鱼还是淡水鱼，不管产自汪洋大海抑或河湖塘渠，只要是鱼，通过精湛技艺都能变为色香味俱全的一道菜，满足饕餮之欲。

因为“鱼”与“余”同音，成年年年有余，坊间称其年年有“鱼”，鱼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象征和寄托。俗话说“无鱼不成席”，可见鱼不是一般食材能代替的了。

中国人食鱼文化历史悠久。范蠡著有《养鱼经》，开人工养鱼之先河，探索立体生态养鱼之法。鱼从自然界野生到水堰养殖，对于丰富餐桌上的菜品，增加人们获取蛋白质的渠道，其意义重大，陶朱公功不可没。《诗经·小雅》记载：饮御诸友，鳧臠膾鲤。曹植《名都篇》诗云：脍鲤膾胎虾，炮炙炙熊膾。“脍”就是将肉切成薄片食用。范仲淹有“江上往来人，但爱鲈鱼美”的诗句。辛弃疾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曰：休说鲈鱼堪脍，尽西风，季鹰归未？上述两句都说明鲈鱼绝对是水鲜美味。

在诸多鱼中，鲤鱼占有一席之地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权势、财富。相传孔子的儿子出生后，鲁昭公送他一尾鲤鱼以示庆贺。为纪念国君赐鱼，孔子给儿子取名鲤。鲤鱼在当时

# 话说路名

□王 涛

谓，无一不在人们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。

中山路几乎遍布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城市。“中山”顾名思义是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，他是20世纪初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，一直保存在现在没有任何改变。但凡被称为中山路的，一定是“老路”，是旧街区。而路名是城市发展的晴雨表、风向标，时代烙印根深蒂固特别鲜明。如果叫香港路、澳门路或者深圳路，一定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。特别是深圳路，没有改革开放，深圳不过就是一条“水沟”，一个小小“村落”，哪个城市也不会拿它去做路名。“名气”和“人气”，往往是赋予路名的前提和基础。香港、澳门，凡是以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命名的道路，不出意外，都是当地发展比较有成就和后盾的路段。就像青岛，一条贯穿东西方向的香港路，就是一幅改革开放的画卷，沿着这条道路前行，两边包括辐射而去的周边，尽显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是改革开放辉煌而真实的写照。

许多路名以城市的名字命名，这是路名的一大特征。我们国家大大小小有330多座城市，不被命名为路名的微乎其微。而一些大城市，特别是那些被誉为“一二线”的城市，更是“遍地芳香”。“北京路”“上海路”“天津路”“重庆路”，如果哪座城市里没有这些路名，似乎就不是中国的城市。名山名水以及

吉祥数字，也是路名不可缺少的选择。“八大关”“八大峡”“八大湖”“八大山”“八大河”“八大江”“八大川”“八大海”“八大岭”“八大宫”，吉祥数的后面不仅是给道路选配一个好听的名字，也是对祖国大好河山，对自然界的俊秀景色的赞赏和眷恋，充满了美学的意境。

路名虽然只是一个标记，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。几乎每个路名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并折射出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背景。我家有一位在部队工作的亲戚，在南京的通讯地址是“御道街标营二号”。第一次收到来信母亲就说，这个地址一定是当年皇家的交通要道，而“标营”也应该是御林军驻防的营地。后来得知，亲戚在一所军事院校工作，原址确实是明朝中央行政机构和军事机关的集中地，包括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工部等中央行政机构以及最高的军事机关五军都督府。可见路名的背后，真是一个偌大的历史空间，里面蕴藏着许多值得探索的秘密和故事。

有故事是路名的特质。有些故事是先于路名，属于“因事而异”；而更多的是先有路名后有故事，叫作“顾名思义”。道路、街巷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风景区，精彩、壮观，富有情调，包括一些民俗民风的故事让一个城市不但变得丰满，而且显得文化气息更加浓厚。这方面南方的一些城市似乎更突出也更有情调。那些小桥流水，那些青瓦白墙，那些高塔

红墙，一旦进入了路名，便是一段要情意绵绵，要么诗情画意，要么离合悲欢的故事，让人悲喜交集，感叹不已。

路名实则归属艺术，讲究文化和艺术修养。为什么国家对路名有专门的法律法规，还有专门的管理机构？这充分表明路名绝非一般意义上的“称呼”，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世界。

许多路名的命名，是人心所思，所想，所向，所求。“和平路、幸福路、吉祥路、瑞云路、吉庆路”这些显得有些“俗气”的路名，几乎每个城市都有，并得到人们普遍的喜欢和热爱。朴素而简单，易懂却深刻，而寓意与象征又十分鲜明，这样的路名既接地气又深得人心。这让人想起当年中国海洋大学旧址后门的“阴岛路”。“阴”与“阳”，无论从心理上、感受上，后者肯定居上风。于是当“阴岛路”一段时间被改为“红岛路”后，住在周围的居民无不为之“欢呼”。之后虽然有关部门试图再恢复原名，但迎来一片反对声。见微知著，一个好听顺耳的路名对人的精神和内心的影响是何等重要？

路名是大千世界特殊的要素，地域的特别点缀，生活的独特辅助。美丽、古朴也好，庄重、奇葩也罢，折射出的都是一种文化、地理、历史、人文。路名可以无限期地存在，天长地久，甚至“流芳百世”，这点，人还真难以企及，只能甘拜下风。



心香一瓣

## 师恩如山

□姜兆义

毕业前最后一学期，除实习、撰写毕业论文外，又安排了《机械振动》这门容易过关的选修课。盼望毕业的同学们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未来的筹划中，剩下的精力用在毕业论文撰写上，对最后这门课既不感兴趣，也不重视。果然，第一天上课，便有好些同学没来。这是所有选修课的常态，师生们早习以为常。

一位五十多岁、戴深色眼镜的矮个老师，踏着铃声进入教室。他做了自我介绍，平静地注视着每个空座，出乎意料地叫着空座旁同学的姓名，问逃课者是谁，为什么没来，仿佛他已和我们相处很久。这是全班同学首次见到刘庆祥老师，也是大学四年中，第一位初次上课便能全部叫出所有学生名字的老师。

刘老师上课能深入浅出地讲解，下课后能主动和同学聊天，对学生课堂管理非常严格，也在生活上关心同学。可惜，刘老师的课仅三个月。毕业后，同学们各奔东西。四十年后的今天，不少同学已忘却了这位老师。

毕业那年，学校改名为青岛化工学院。我是班里唯一远离专业，极不情愿留校担任辅导员的。不知刘老师从什么渠道得知，我对辅导员工作不热爱，把主要精力用于复习考研研究生上，便邀我到他家，一边做饭，一边做我工作。辅导员工作又苦又累，远离专业，没有前途。我主意坚定，不管谁劝，都要坚定不移地考研，所以对刘老师的话并没有听进去，却对喝到的黑啤酒非常喜欢。这是我第一次喝黑啤酒，它具有黄啤酒所缺乏的浓郁可口味，我借机不停地赞美。刘老师说，家里的酒不多了，不能送你，若喜欢，我可以介绍你去厂里买。虽然我的思想没转变，却通过刘老师买了一箱黑啤酒。当时，青岛啤酒凭票购买，黑啤酒更是逢年过节的佳品。

事后，我偶然听到同办公室留校的学长说，刘老师不但业务能力强，英语水平还很高。面对我的疑惑，他一五一十讲述了详情。刘老师以前学俄语，没有英语基础。改革开放后，刘老师参加了学院的英语培训班，同时，自学了专业英语。经过几年努力，专业英语达到一流水平。一次，青岛啤酒厂位于沧口的生产企业引进了一条国外黑啤酒生产线，因专业术语太多，难以找到翻译，英文说明书迟迟没有译出，影响了正常生产。几经反复，刘老师承担了翻译工作，简要、清晰、明了的译文，使企业如获至宝，也让全院老师刮目相看。这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得知了能轻易买到黑啤酒的原因。

送走了相处四年的学生，我考取了研究生。离开青岛前，刘老师约我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。那天，下班时间不长，开始下雨，且越下越大。我十分紧张，劝刘老师上岸。刘老师十分坚定地讲，若有危险，广播会通知，浴场会关闭。今天虽然有雨，但风浪不大，我们可以获至宝，也让全院老师刮目相看。这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得知了能轻易买到黑啤酒的原因。除了温暖的阳光和皑皑白雪，更弥漫着浓郁的烟火气息。腊八节后，“咚咚咚”的声响此起彼伏，那是石杵在石臼中捣碎辣椒和花椒的声音，可谓“家家户户砸椒声”。伴随着节奏均匀、有力的捣椒声，花椒的麻香与辣椒的辛香扑鼻而来，空气中弥漫着热辣辣的气息，年味也在这声声撞击中愈发浓郁。

那时，冬季鲜蔬匮乏，家家都备有直径二尺左右的大缸或木桶腌制酸菜，以替代食醋，供两三个月食用。下饭的咸菜有韭菜缸和白菜大蒜缸。临近年关，才会在赶集时购置些许大白菜、豆腐、粉条、木耳等食材，储备过年。正月十五过后便听剩无几。一年到头，大缸里的酸菜和咸菜成为餐桌上的常客，陪伴着家人度过岁岁年年。即便如今身处城市，我依然沿用家乡的手艺腌制一小罐韭菜咸菜和酸菜，品尝着熟悉的味道，慰藉着浓浓的乡愁。

腊八节后杀年猪，堪称冬季最热闹的盛事。奶奶辛苦饲养一年多的肥猪，在选定的吉日里，由村里的屠夫操刀，“二师兄”便完成了它的使命。杀猪匠围着吊起的肥猪打量，估算着这头猪足有三百七八十斤，肥膘厚达四指。有人高声赞叹：“大娘，您这猪养得真好，湘油都有三十多斤呢！”奶奶闻言，脸上笑开了花，说道：“这下全家人一年的饭菜都不缺油无咯。”宰杀猪后，蒸上血馍馍，煮好肥肉肝子，傍晚时分，我便提着小笼子，穿梭于全村的巷道，给族中长辈送上一份猪肉、猪肝、猪肺和血馍，而将猪心敬献给长辈，是最高的礼遇。

家乡的熏枣树、白杨树、老槐树等，历经百年风雨，依然枝繁叶茂，傲然挺立，它们扎根大地，与苍穹低语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。那些亲切的地名，如大地坪、菜台坪、松林梁等，至今仍脱口而出，熟悉而温暖。山间的羊肠小道、峭壁悬崖，都深深印刻在心底，成为心中永远的牵挂，乡愁如影随形，时常萦绕梦中。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每当念及此诗，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感慨，仿若看到了自己的身影，潸然泪下。

## 青岛的绿

□邦国

边去”，令人浮想联翩。在另一篇文章《青岛与山东》中，把青岛比喻为“绿珠”，“在这以尘沙为雾，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，青岛是颗绿珠，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。”1934年，作家苏雪林来青避暑，有《岛居漫行》面世，书内专辟一章“青岛的树”赞美青岛林业发展，“青岛所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树多。到处是树，密密层层，漫天盖地大树，叫你眼睛里所见的无非是那苍翠欲滴的树色，鼻子里所闻的无非是那芳醇醉人的叶香，肌肤所感受的无非是那清冰如水的爽意。从高处一看，整个青岛，好像是一片汪洋的绿海，各种建筑像是那露出水面的岛屿之属”。陈武臣则以诗意的表述，来描写青岛的绿，“水天一碧，波澜不惊，岛屿错落，岗岭四合，一种肃穆森静之气象，真别有世界”。

芮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长期任职青岛市政府，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，对青岛美景尤为眷顾，其《青岛游记》既有大量青岛绿色的描述和讴歌，又有对青岛开埠以来植树造林历史的回顾。他到青岛的第一眼即看到满眼绿色，深受感染，赞美脱口而出，“矮矮苑墙曲曲栏，重峦到处可登攀。人家都在春风里，绿树连云花满山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，他认为青岛自然条件优势并不突出，仍能取得骄人成绩，值得认真反思和借鉴，“我们平常的观念，总以为要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都市，必须要土壤肥美，人烟稠密，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，方易着手；但是，青岛在四十年前，的确是几座只有石头、绝少泥土的荒山，和人烟稀少，视同化外的几十个渔村；经三十多年来的积极建设，已成为我国一个最理想的花园都市，最先进的通商巨埠了”。他这里所追溯的，大体反映了青岛开埠以来不断植树造林的历史。1897年，德国强租青岛后，把植树造林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使青岛迅速从荒山秃岭变为绿树青山，济南、北京、上海等南北各地纷纷仿效，给正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启示和借鉴。

## 年年有“鱼”

□李直东

应为稀有之物，王公贵族才配享用。民间有“鲤鱼跳龙门”的说法。人们喜食鲤鱼或许有文化基因传承。最著名的是黄河鲤鱼，有“黄河大鲤鱼，肥美甲天下”的美誉。《水浒传》中吴用到石碣村让阮氏兄弟购买金色大鲤鱼，梁山水泊与黄河联通，乃为黄河鲤鱼也。

餐桌上的鱼反映一定时期的生活水平。以前山区农村的普通人家，春节买一条斤把重的鱼，蒸一层面放油锅中烹炸，再裹一层面再炸，直至鱼身裹上三层面，像穿着厚厚的棉袄。招待客人时，将鱼炖一炖端上餐桌，是一桌子中最好的硬菜。客人舍不得吃，只用筷子戳几下裹在外面的面粉。招待完客人，里面的鱼肉丝毫未动。下一次待客，把这条鱼再裹上一层面炖一炖，仍旧端上餐桌。如此反复，春节过完，穿“棉袄”的鱼依然完整不缺。后来，人们生活水平逐渐好转，餐桌上的鱼不仅数量还是种类都丰富起来。春节前每家都买些带鱼和鲅鱼，或者做炸带鱼，或者做熏鲅鱼，这些家常的鱼香味成为小时候的美好回忆。在青岛，红加吉鱼属海鱼，观之喜庆，多是春节年夜饭的顶级佳肴。

现如今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去不返。大多数家庭早已实现“吃鱼”自由，年年有“鱼”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水准。



■怀乡遥望 李连志

往事如风

我家作为山背村窦氏家族的一脉，在此繁衍不息、艰苦创业，亲证了山背村发展历程中的曲折与奋进。

村子里，参天而立的白杨树，枝繁叶茂的洋槐树，随风摇曳的柳树以及挺拔坚毅的松柏，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前坡后。夏日，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徐徐展开。槐花，如串串风铃千串飘香；麦苗，节节抽穗演绎着生命的律动；松柏，身姿挺拔彰显岁月的沧桑；田野，葱郁繁茂中孕育着丰收的希望；沟壑间树冠交织，仿若天然的屏障，蔽日遮天，村道旁绿树成荫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与知了、溪水、菜地、野花一起，共同奏响了生机勃勃的田园乐章。尤其那松林梁和城墙咀，景致迷人，是儿时伙伴放牛游乐的天堂。庙塘上、水沟里、家夹楞、大地坪等地，劈坎坡地之上，庄稼繁茂，菜畦葱郁。若逢雨水充沛、风调雨顺之年，家家户户仓满囤实，尽享丰收之喜。

山背村的过往，亦是窦氏一族的兴衰变迁史。追溯至二百余年前，窦氏先祖为谋生计、育子嗣，从十多公里外的秦峪山下村启程，沿着大峪沟蜿蜒而上，途经羊古堆、飞檐地、翻越坪塔山梁，眼前豁然出现一处泉水潺潺、地势错落、林木葱茏且阳光充沛。其地势优越，下山可抵西固城、岷州城，后退能至雨坪里、大草川。初至时，先祖们搭建草房茅庵，开启了开荒耕种、饲养禽畜的艰辛历程，岁月流转，他们伐木备料，修筑房屋，从此定居扎根，繁衍生息，至今窦氏家族已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十二代，人口达二百余众。

我家老宅位于村子中心的“窦家街”。村内房屋鳞次栉比，巷道纵横交错，邻里往来既可走巷道，也能从房顶穿行，族中事，只需在房顶高声呼喊，便能迅速传遍。山背村，背倚罗湾青山，面朝岷江碧水，左临松林梁，右傍郎儿坡，钟灵毓秀，福泽深厚。

村民的饮食，以小麦、玉米为主，洋芋更是每餐必备。家常美食有鸡蛋臊子面、玉米面揪片，炒菜米饭则较为稀缺，牛羊鸡肉更是难得一见。家家户户自酿的青稞罐罐酒和小麦柿子酒，风味纯正，常饮可生津解渴，延年益寿、养胃保健、养颜生发。其中，旱烟叶声名远扬，色泽金黄，口感醇厚绵柔，畅销于岷县、临洮、兰州等地，岷县人将山背的烟叶誉于称作“西国家”“蒲笠窖”。

鸡蛋臊子面，这道家乡的传统面食，即便年过半百，仍令我魂牵梦萦。其做法颇为讲究：先将腊月熬制的大肉臊子用清油炒熟化开，加入切好的小豆腐块、小洋芋块和葱蒜煸炒至熟，再添水煮沸，打入几个荷包蛋，待鸡蛋成型，放入食盐、花椒面等调料，最后加入酸菜，顿时香气四溢，一锅美味的鸡蛋臊子汤便大功告成。煮好劲道的手擀面，浇上臊子汤，吃上一两碗，爽滑劲道的面条搭配鲜香热乎的汤汁，暖身又养胃，令人神清气爽、容光